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恆言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長安

想多情少宜求道，想少情多易入迷。 總是七情難斷滅，愛河波浪更堪悲。

話說隋文帝開皇年間，長安城中有個子弟姓杜，雙名子春，渾家韋氏。家住城南，世代在揚州做鹽商營運。真有萬萬貫家資，千千頃田地。那杜子春倚著父祖資業，那曉得稼穡艱難，且又生性豪俠，要學那石太尉的奢華，孟嘗君的氣概。宅後造起一座園亭，重價構取名花異卉，巧石奇峰，妝成景致。曲房深院中，置買歌兒舞女，艷妾妖姬，居於其內。

每日開宴園中，廣召賓客。你想那揚州乃是花錦地面，這些浮浪子弟，輕薄少年，卻又盡多，有了杜子春恁樣撒漫財主，再有那個不來！雖無食客三千，也有幫閑幾百。相交了這般無藉，肯容你在家受用不成？少不得引誘到外邊遊蕩。杜子春心性又是活的，有何不可？但見：

輕車怒馬，春陌遊行，走狗擎鷹，秋田較獵。青樓買笑，纏頭那惜千緡；博局呼盧，一擲常輸□萬。畫船簫管，恣意逍遙；選勝探奇，任情散誕。風月場中都總管，煙花寨內大主盟。

杜子春將銀子認做沒根的，如土塊一般揮霍。那韋氏又是掐得水出的女兒家，也只曉得穿好吃好，不管閑帳。看看家中金銀搬完，屯鹽賣完，手中乾燥，央人四處借債。揚州城中那個不曉得杜子春是個大財主，才說得聲，東也掙來，西也送至，又落得幾時脾胃。到得沒處借時，便去賣田園，貨屋宅。那些債主，見他產業搖動，都來取索。那時江中蘆洲也去了，海邊鹽場也脫了，只有花園住宅不捨得與人，倒把衣飾器皿變賣。他是用過大錢的，這些少銀兩，猶如吃碗泡茶，頃刻就完了。

你想杜子春自幼在金銀堆裡滾大起來，使滑的手，若一刻沒得銀用，便過不去。難道用完了這項，卻就罷休不成，少不得又把花園住宅出脫。大凡東西多的時節，便覺用之不盡，若到少來，偏覺得易完。賣了房屋，身子還未搬出，銀兩早又使得乾淨。那班朋友，見他財產已完，又向旺處去了，誰個再來趨奉？就是奴僕，見家主弄到恁般地位，贖身的贖身，逃走的逃走，去得半個不留。姬妾女婢，標緻的准了債去，粗蠢的賣來用度，也自各散去訖。單單剩得夫妻二人相向，幾間破屋裡居住，漸漸衣服凋敝，米糧欠缺。莫說平日受恩的不來看覷他，就是杜子春自己也無顏見人，躲在家中。正是：

床頭黃金盡，壯士無顏色。

杜子春在揚州做了許多時豪傑，一朝狼狽，再無面目存坐得住，悄悄的歸去長安祖居，投托親戚。原來杜陵、韋曲二姓，乃是長安巨族，宗支□分蕃盛，也有為官作宦的，也有商賈經營的，排家都是至親至戚，因此子春起這念頭。也不指望他資助，若肯借貸，便好度日。豈知親眷們都道子春潑天家計，盡皆弄完，是個敗子，借貸與他，斷無還日。為此只推著沒有，並無一個應承。便□二分至戚，情不可卻，也有周濟些的，怎當得子春這個大手段，就是熱鍋頭上灑著一點水，濟得甚事！好幾日沒飯得飽吃，東奔西趁，沒個頭腦。

偶然打向西門經過，時值□二月天氣，大雪初晴，寒威凜烈。一陣西風，正從門圈子裡刮來，身上又無綿衣，肚中又餓，刮起一身雞皮栗子，把不住的寒顫，嘆口氣道：「我杜子春豈不枉然！平日攀這許多好親好眷，今日見我淪落，便不理我，怎麼受我恩的也做這般模樣？要結那親眷何用？要施那仁義何用？我杜子春也是一條好漢，難道就沒再好的日子？」正在那裡自言自語，偶有一老者從旁經過。見他嘆氣，便立住腳問道：「郎君為何這般長嘆？」杜子春看那老者，生得：

童顏鶴髮，碧眼龐眉。聲似銅鐘，鬚如銀線。戴一頂青絹唐巾，被一領茶褐道袍，腰繫絲絛，腳穿麻履。若非得道仙翁，定是修行長者。

杜子春這一肚子氣惱，正莫發脫處，遇著這老者來問，就從頭備訴一遍。那老者道：「俗語有云：『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』你當初有錢，是個財主，人自然趨奉你；今日無錢，是個窮鬼，便不理你。又何怪哉！雖然如此，天不生無祿之人，地不長無根之草，難道你這般漢子，世間就沒個慷慨仗義的人周濟你的？只是你目下須得銀子幾何，才夠用度？」子春道：「只三百兩足矣。」老者笑道：「量你好大手段，這三百兩幹得甚事？再說多些。」子春道：「三千兩。」老者搖手道：「還要增些。」子春道：「若得三萬兩，我依舊到揚州去做財主了，只是難討這般好施主。」老者道：「我老人家雖不甚富，卻也一生專行好事，便助你三萬兩。」袖裡取出三百個錢，遞與子春聊備一飯之費：「明日午時，可到西市波斯館裡會我，郎君勿誤！」那老者說罷，逕一直去了。

子春心中暗喜道：「我終日求人，一個個不肯周濟，只道一定餓死。誰知遇著這老者發個善心，一送便送我三萬兩，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造化！如今且將他贈的錢，買些酒飯吃了，早些安睡。明日午時，到波斯館裡，領他銀子去。」走向一個酒店中，把三百錢都先遞與主人家，放開懷抱，吃個醉飽，回至家中去睡。卻又想道：「我杜子春聰明一世，懵懂片時。我家許多好親好眷，尚不理我，這老者素無半面之識，怎麼就肯送我銀子？況且三萬兩，不是當耍的，便作石頭也老重一塊。量這老者有多大家私，便把三萬兩送我？若不是見我嗟嘆，特來寬慰我的，必是作耍我的；怎麼信得他？明日一定是不該去。」卻又想道：「我細看那老者，倒像個至誠的。我又不曾與他求乞，他沒有銀子送我便罷了，說那謊話怎的？難道是捨真財調假謊，先送我三百個錢，買這個謊說？明日一定是該去。去也是，不去也是？」想了一會，笑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！那裡是三萬兩銀子，敢只把三萬個錢送我，總是三萬之數，也不見得。俗諺道得好：『飢時一口，勝似飽時一斗。』便是三萬個錢，也值三□多兩，勾我好幾日用度，豈可不去？」

子春被這三萬銀子在肚裡打攪，整整一夜不曾得睡，巴到天色將明，不想精神困倦，倒一覺睡去，及至醒來，早已日將中了，忙忙的起來梳洗。他若是個有見識的，昨日所贈之錢，還留下幾文，到這早買些點心吃了去也好。只因他是使溜的手兒，撒漫的性兒，沒錢便煩惱，及至錢入手時，這三百文又不在他心上了。況聽見有三萬銀子相送，已喜出望外，哪裡算計至此。他的肚皮，兩日倒餓服了，卻也不在心上。梳裹完了，臨出門又笑道：「我在家也是閑，那波斯館又不多遠，做我幾步氣力不著，便走走去何妨。若見那老者，不要說起那銀子的事，只說昨夜承賜銅錢，今日特來相謝。大家心照，豈不美哉！」

原來波斯館，都是四夷進貢的人在此販賣寶貨，無非明珠美玉，文犀瑤石，動是上千上百的價錢，叫做金銀窠裡。子春一心想著要那老者的銀子，又怕他說謊，這兩隻腳雖則有氣沒力的，一步步蕩到波斯館來；一雙眼卻緊緊望那老者在也不在。到得館前，正待進門，恰好那老者從裡面出來，劈頭撞見。那老者嘆道：「郎君為甚的爽約？我在辰時到此，漸漸的日影挫西，還不見來，好守得不耐煩；你豈不曉得秦末張子房曾遇黃石公於圯橋之上，約後五日五更時分，到此傳授兵書。只因子房來遲，又約下五日。直待走了三次，半夜裡便去等候，方才傳得三略之法，輔佐漢高祖平定天下，封為留侯。我便不如黃石公，看你怎做得張子房？敢是你疑心我沒銀子把你麼？我何苦討你的疑心。你且回去，我如今沒銀子了。」只這一句話，嚇得子春面如土色，懊悔不及，恰像折翅的老鶴，兩隻手不覺直掉了下去，想道：「三萬銀子到手快了，怎麼恁樣沒福，倒熟睡了去，弄至這時候！如今他卻不肯了。」又想道：「他若也像黃石公肯再約日子，情願隔夜打個鋪兒睡在此伺候。」又想道：「這老官兒既有心送我銀子，早晚總是一般的，又吊甚麼古今，論甚麼故事？」又想道：「還是他沒有銀子，故把這話來遮掩？」

正在胡猜亂想，那老者恰像在他腹中走過一遭的，便曉得了，乃道：「我本特再約個日子，也等你走幾遭兒，則是你疑我道一定沒有銀子，故意弄這腔調。罷！罷！罷！有心做個好事，何苦又要你走，可隨我到館裡來。」子春見說原與他銀子，又像一個跳虎撥著關捩子直豎起來，急鬆鬆跟著老者逕到西廊下第一間房內。開了壁廚，取出銀子，一刻都是五□兩一個元寶大錠，整整的六百個，便是三萬兩，擺在子春面前，精光耀目。說道：「你可將去，再做生理，只不要負了我相贈的一片意思。」你道杜子春好不莽撞，也不問他姓甚名誰，家居哪裡，剛剛拱手，說得一聲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便顧三□來個腳夫，竟把銀子挑回家去。

杜子春到明日絕早，就去買了一匹駿馬，一付鞍轡，又做了幾件時新衣服，便去誇耀眾親眷，說道：「據著你們待我，我已餓死多時了。誰想天無絕人之路，卻又有做方便的送我好幾萬銀子。我如今依舊往揚州去做鹽商，特來相別。有一首《感懷詩》在此，請政。」詩云：

九叩高門□不應，耐他凌辱耐他憎。

如今騎鶴揚州去，莫問腰纏有幾星。

那些親眷們一向訕笑杜子春這個敗子，豈知還有發跡之日，這些時見了那首感懷詩，老大的好沒顏色。卻又想道：「長安城中那有這等一捨便捨三萬兩的大財主？難道我們都不曉得？一定沒有這事。」也有說他祖上埋下的銀子，想被他掘著了。也有說道，莫非窮極無計，交結了響馬強盜頭兒，這銀子不是劫掠客商的，便是偷竊庫藏的，都在半信半不信之間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子春，那銀子裝上幾車，出了東都門，逕上揚州而去。路上不則一日，早來到揚州家裡。渾家韋氏迎著道：「看你氣色這般光彩，行李又這般沉重，多分有些錢鈔，但不知那一個親眷借貸你的？」子春笑道：「銀倒有數萬卻一分也不是親眷的。」備細將西門下嘆氣，波斯館裡贈銀的情節，說了一遍。韋氏便道：「世間難得這等好人，可曾問他甚麼名姓？」

等我來生也好報答他的恩德。」子春卻呆了一晌，說道：「其時我只看見銀子，連那老者也不看見，竟不曾問得。我如今謹記你的言語，倘或後來再贈我的銀子時節，我必先問他名姓便了。」

那子春平時的一起賓客，聞得他自長安還後帶得好幾萬銀子來，依舊做了財主，無不趨奉，似蠅攢蟻附一般，因而攬掇他重妝氣象，再整風流。只他是使過上百萬銀子的，這三萬兩能勾幾時揮霍，不及兩年，早已罄盡無餘了。漸漸的賣了馬騎驢，賣了驢步走，熬枯受淡，度過日子。豈知坐吃山空，立吃地陷，終是沒有來路。日久歲長，怎生捱得！悔道：「千錯萬錯，我當初出長安別親眷之日，送甚麼《感懷詩》，分明與他告絕了，如今還有甚麼臉好去干求他？便是干求，料他也決不理我。弄得我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教我怎處！」韋氏道：「倘或前日贈銀子的老兒尚在，再贈你些，也不見得。」子春冷笑道：「你好痴心妄想！知那個老兒生死若何？貧富若何？怎麼還望他贈銀子。只是我那親眷都是肺腑骨肉，到底割不斷的。常言：『傍生不如傍熟。』我如今沒奈何，只得還至長安去，求那親眷。」正是：

要求生活計，難惜臉皮羞。

杜子春重到長安，好不卑詞屈體，去求那眾親眷。豈知親眷們如約會的一般，都說道：「你還去求那頂尖的大財主，我們有甚力量扶持得起？」只這冷言冷落，帶譏帶訕的，教人怎麼當得！險些把子春一氣一個死。忽一日打從西門經過，劈面遇著老者，子春不勝感愧，早把一個臉都掙得通紅了。那老者問道：「看你氣色，像個該得一注橫財的；只是身上衣服，怎麼這般襤褸？莫非又消乏了？」子春謝道：「多蒙老翁送我三萬根子，我只說是用不盡的；不知略撒漫一撒漫，便沒有了。想是我流年不利，故此沒福消受，以至如此。」老者道：「你家好親好眷遍滿長安，難道更沒周濟你的？」子春聽見說親眷周濟這句話，兩個眉頭就攢做一堆，答道：「親眷雖多，一個個都是一錢不捨的慳吝鬼，怎比得老翁這般慷慨！」老者道：「如今本當再贈你些才是，只是你三萬銀子不勾用得兩年，若活了一百歲，教我哪裡去討那百多萬贈你？休怪休怪！」把手一拱，望回去了。正是：

須將有日思無日，休想今人似昔人。

那老者去後，子春嘆道：「我受了親眷們許多訕笑，怎麼那老者最哀憐我的，也發起說話來。敢是他硬做好漢，送了我三萬銀子，如今也弄得手頭乾了。只是除了他，教我再望著那一個搭救。」正在那裡自言自語，豈知老者去不多遠，卻又轉來，說道：「人家敗子也盡有，從不見你這個敗子的頭兒，三萬銀子，恰像三個銅錢，霎霎眼就弄完了。論起你怎樣會敗，本不該周濟你了，只是除了我，再有誰周濟你的？你依舊飢寒而死，卻不枉了前一番功果。常言道：『殺人須見血，救人須救徹。』還只是廢我幾兩銀子不著，教你這條窮命。」袖裡又取出三百個銅錢，遞與子春道：「你可將去買些酒飯吃，明日午時仍到波斯館西廊下相會。既是三萬銀子不勾用度，今次須送你□萬兩。只是要早來些，莫似前番又要我等你！」

且莫說那老者發這樣慈悲心，送過了三萬，還要送他□萬，倒也虧杜子春好一副厚面皮，明日又自去領受他的。

當下子春見老者不但又肯周濟，且又比先反增了七萬，喜出望外，雙手接了三百銅錢，深深作了個揖起來，舉舉手大踏步就走。一直逕到一個酒店中，依然把三百個錢做一垛兒先遞與酒家。走上酒樓，揀副座頭坐下。酒保把酒餚擺將過來。子春一則從昨日至今還沒飯在肚裡，二則又有□萬銀子到手，歡喜過望，放下愁懷，恣意飲啖。那酒家只道他身邊還有銅錢，啜飯案酒，流水搬來。子春又認做是三百錢內之物，並不推辭，盡情吃個醉飽，將剩下東西，都賞了酒保。那酒保們見他手段來得大落，私下議道：「這人身上便襤褸，倒好個撒漫主顧！」子春下樓，向外便走。酒家道：「算明了酒錢去。」子春只道三百錢還吃不了，乃道：「餘下的賞你罷，不要算了。」酒家道：「這人好混帳，吃透了許多東西，倒說這樣冠冕話！」子春道：「卻不干我事，你自送我吃的。」徹身又走。酒家上前一把扯住道：「說得好自在！難道再多些，也是送你吃的！」兩下爭嚷起來。

旁邊走過幾個鄰里相勸問：「吃透多少？」酒家把帳一算，說：「還該二百。」子春呵呵大笑道：「我只道多吃了幾萬，恁般著忙！原來止得二百文，乃是小事，何足為道。」酒家道：「正是小事，快些數了撒開。」子春道：「卻恨今日帶得錢少，我明日送來還你。」酒家道：「認得你是那個，卻賒與你？」杜子春道：「長安城中，誰不曉得我城南杜子春是個大財主？莫說這二百文，再多些決不少你的。若不相托，寫個票兒在此，明日來取。」眾人見他自稱為大財主，都忍不住笑，把他上下打料。內中有個聞得他來歷的，在背後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敗子，只怕財主如今輪不著你了。」子春早又聽見，便道：「老丈休得見笑。今日我便是這個嘴臉，明午有個相識，送我□萬銀子，怕道不依舊做財主麼？」眾人聞得這話，一發都笑倒了，齊道：「這人莫不是風了，天下那有送□萬銀子的？相識在哪裡？」酒家道：「我也不管你有□萬廿萬，只還了我二百錢走路。」子春道：「要，便明日多賞了你兩把，今日卻一文沒有。」酒家道：「你是甚麼鳥人？吃了東西，不肯還錢！」當胸揪住，卻待要打。

子春正摔脫不開，只聽有人叫道：「莫要打，有話講理。」

分開眾人，捱身進來。子春睜睛觀看，正好是西門老者，忙叫道：「老翁來得恰好！與我評一評理。」老者問道：「你們為何揪住這位郎君廝鬧？」酒家道：「他吃透了二百錢酒，卻要白賴，故此取索。」子春道：「承老翁所賜三百文，先交付與他，然後飲酒，他自要多把東西與人吃，干我甚事？今情願明日多還他些，執意不肯，反要打我。老翁，你且說誰個的理直？」老者向酒家道：「既是先交錢後飲酒，如何多把與他吃？這是你自己不是。」又對子春道：「你在窮困之鄉，也不該吃這許多。如今通不許多說，我存得二百錢在此，與你兩下和了罷。」袖裡摸出錢來，遞與酒家。酒家連稱多謝。子春道：「又蒙老翁周全，無可為報。若不相棄，就此小飲三杯，奉酬何如？」老者微微笑道：「不消得，改日擾你罷。」向眾人道聲請了，原復轉身而去。子春也自歸家。

這一夜，子春心下想道：「我在貧窘之中，並無一個哀憐我的，多虧這老兒送我三萬銀子，如今又許我□萬。就是今日，若不遇他來周全，豈不受這酒家的囉唆。明日到波斯館裡，莫說有銀子，就做沒有，也不可不去。況他前次既不說謊，難道如今卻又弄謊不成？」巴不到明日，一逕的投波斯館來。只見那老者已先在彼，依舊引入西廊下房內，搬出二千個元寶錠，便是□萬兩，交付子春收訖，叮囑道：「這銀子難道不許你使用，但不可一造的用盡了，又來尋我。」子春謝道：「我杜子春若再敗時，老翁也不必看觀我了。」即便顧了車馬，將銀子裝上，向老者叫聲聒噪，押著而去。

原來偷雞貓兒到底不改性的，剛剛挑得銀子到家，又早買了鞍馬，做了衣服，去辭別那眾親眷，說道：「多承指示，教我去求那大財主。果然財主手段，略不留難，又送我□萬銀子。我如今有了本錢，便住在城中，也有坐位了，只是我杜子春天生敗子，豈不玷辱列位高親？不如仍往揚州與鹽商合伙，倒也穩便。」這個說話，明明是帶著刺兒的。那親眷們卻也受了子春一場嘔氣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且說子春整備車馬，將那□萬銀子，載的載，馱的馱，逕往揚州。韋氏看見許多車馬，早知道又弄得些銀子回來了，便問道：「這行李莫非又是西門老兒資助你的？」子春道：「不是那老兒，難道還有別個？」韋氏道：「可曾問得名姓麼？」子春睜著眼道：「哎呀！他在波斯館裡搬出□萬銀子時節，明明記得你的吩咐，正待問他，卻被他婆兒氣，再四叮囑我，好做生理，切不可浪費了，我不免回答他幾句。其時一地的元寶錠，又要顧車顧馬，看他裝載，又要照顧地下，忙忙的收拾不迭，怎討得閑工夫，又去問他姓。雖然如此，我也甚是懊悔。萬一我杜子春舊性發作，依先用完了，怎麼又好求他？卻不是天生定該餓死的。」韋氏笑道：「你今有了□萬銀子，還怕窮哩！」

原來子春初得銀子時節，甚有做人家的意思，及到揚州，豪心頓發，早把窮愁光景盡皆忘了。莫說舊時那班幫興不幫敗的朋友，又來攛哄，只那韋氏出自大家，不把銀子放在眼裡的，也只圖好看，聽其所為。真個銀子越多，用度越廣，不上三年，將這□萬兩蕩得乾乾淨淨，倒比前次越窮了些。韋氏埋怨道：「我教你問那老兒名姓，你偏不肯問，今日如何？」

子春道：「你埋怨也沒用。那老兒送了三萬，又送□萬，便問得名姓，也不好再求他了。只是那老兒不好求，親眷又不好求，難道杜子春便是這等坐守死了！我想長安城南祖居，盡值上萬多銀子，眾親眷們都是圖謀的。我既窮了，左右沒有面孔在長安，還要這宅子怎麼？常言道：『有千年產，沒千年主。』不如將來變賣，且作用度，省得靠著米囤卻餓死了。」這叫做杜子春三入長安，豈不是天生的一條的痴漢！有詩為證：

莫待黃金積滿階，等閒費盡幾時來？

□年為俠成何濟，萬里投人誰見哀！

卻表子春到得長安，再也不去求眾親眷，連那老兒也怕去見他，只住在城南宅子裡，請了幾個有名的經紀，將祖遺的廳房土庫幾所，下連基地，時值價銀一萬兩，二面議定，親筆填了文契，托他絕賣。只道這價錢是甕中捉鱉，手到拿來。

豈知親眷們量他窮極，故意要死他的貨，偏不肯買。那經紀都來回了。子春嘆道：「我杜子春直恁的命低，似這寸金田地，偏有賣主，沒有受主。敢則經紀們不濟，還是自家出去尋個頭腦。」剛剛到得大街上，早望見那老者在前面來了，連忙的躲在眾人叢裡，思量避他。豈知那老者卻從背後一把曳住袖子，叫道：「郎君，好負心也！」只這一聲，羞得杜子春再無容身之地。老者道：「你全不記在西門嘆氣之日乎？老夫雖則涼薄，也曾兩次助你好幾萬銀子，且莫說你怎麼樣報我，難道啞也唱不得一個？見了我倒躲了去。我何不把這銀子料在水裡，也呼地的響一聲！」子春謝罪道：「我杜子春，單只不會做人家，心肝是有的，寧不知感老翁大恩！只是兩次銀子，都一造的蕩廢，望見老翁，不勝慚愧，就恨不得立時死了，以此躲避，豈敢負心！」那老者便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則你回心轉意，肯做人家，我還肯助你。」子春道：「我這一次，若再敗了，就對天設下個誓來。」老者笑道：「誓倒不必設，你只要做人家勾當，說與我聽著。」子春道：「我祖上遺下海邊上鹽場若干所，城裡城外衝要去處，店房若干間，長江上下蘆洲若干里，良田若干頃，極是有利息的。我當初要銀子用，都瀾賤的典賣與人了。我若有了銀子，盡數取贖回來，不消兩年，便可致富。然後興建義莊，開闢義塚，親故們贏老的養膳他，幼弱的撫育他，孤孀的存恤他，流離顛沛的拯救他，屍骸暴露的收埋他，我於名教復圓矣。」老者道：「你既有此心，我依舊助你。」便向袖裡一摸，卻又摸出三百個錢，遞與子春，約道：「明日午時到波斯館裡來會我，再早些便好。」子春因前次受了酒家之氣，今番也不去吃酒，別了老者，一逕回去。

一頭走，一頭思想道：「我杜子春天生莽漢，幸遇那老者兩次贈我銀子，我不曾問得他名姓，被妻子埋怨一個不了。如今這次，須不可不問。」只待天色黎明，便投波斯館去。在門上坐了一會，方才那老者走來。此時尚是辰牌時分。老者喜道：「今日來得恰好。我想你說的做人家勾當，若銀子少時，怎濟得事？須把三□萬兩助你。算來三□萬，要六千個元寶錠，便數也數得一日，故此要你早些來。」便引子春入到西廊下房內，只一搬，搬出六千個元寶錠來，交付明白，叮囑道：「老夫一生家計，盡在此了。你若再敗時節，也不必重來見我。」子春拜謝道：「敢問老翁高姓大名？尊府哪裡？」老者道：「你待問我怎的？莫非你思量報我麼？」子春道：「承老翁前後共送了四□三萬，這等大恩，還有甚報得？只狗馬之心，一毫難盡。若老翁要宅子住，小子實契尚在袖裡，便敢相奉。」老者笑道：「我若要你這宅子，我只守了自家的銀子卻不好。」子春道：「我杜子春貧乏了，平時親識沒有一個看顧我的，獨有老翁三次周濟。想我杜子春若無可用之處，怎肯便捨這許多銀子？倘或要用我杜子春，敢不水裡水裡去，火裡火裡去。」老者點著頭道：「用便有用你去處，只是尚早。且待你家道成立，三年之後，來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見我便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四□三萬等閒輕，末路猶然諱姓名。

他日雲臺雖有約，不知何事用狂生？

卻說子春把那三□萬銀子，扛回家去，果然這一次頓改初心，也不去整備鞍馬，也不去製備衣服，也不去辭別親眷，悄悄的顧了車馬，收拾停當，逕往揚州。原來有了銀子，就是天上打一個霹靂，滿京城無有不知的。那親眷們都說道：「他有了三□萬銀子，一般財主體面；況又沾親，豈可不去錢別！」也有說道：「他沒了銀子時節，我們不曾禮他，怎麼有了銀子便去錢別？這個叫做前倨後恭，反被他小覷了我們。」

到底願送者多，不願送者少，少的拗不過多的，一齊備了酒，出東都門外，與杜子春錢別。只見酒到三巡，子春起來謝道：「多勞列位高親光送，小子信口謔得個曲兒，回敬一杯，休得見笑。」你道是甚麼曲兒？原來都是敘述窮苦無處求人的意思，只教那親眷們聽著，坐又坐不住，去又去不得，倒是不來送行也罷了，何苦自討這場沒趣。曲云：

我生來是富家，從幼的喜奢華，財物撒漫賤如沙。覷著囊資漸寡，看看手內光光乍，看看身上絲絲掛。歡娛博得嘆和嗟，枉教人作話靶。待求人難上難，說求人最感傷。朱門走遍自徬徨，沒半個錢兒到掌。若沒有城西老者寬洪量，三番相贈多情況；這微軀已喪路途旁，請列位高親主張。

子春唱罷，拍手大笑，向眾親眷說聲請了，洋洋而去，心裡想道：「我當初沒銀子時節，去訪那親眷們，莫說請酒，就是一杯茶也沒有。今日見我有了銀子，便都設酒出門外送我。」

原來銀子這般不可少的，我怎麼將來容易蕩費了！」一路上好生感嘆。到得揚州，韋氏只道他止賣得些房價在身，不勾撒漫，故此服飾輿馬，比前□分收斂。豈知子春在那老者眼前，立下個做人家的誓願，又被眾親眷們這席酒識破了世態，改轉了念頭，早把那扶興不扶敗的一起朋友盡皆謝絕，影也不許他上門。方才陸續的將典賣過鹽場客店，蘆洲稻田，逐一照了原價，取贖回來。果然本錢大，利錢也大。不上兩年，依舊潑天巨富。又在兩淮南北直到瓜州地面，造起幾所義莊，莊內各有義田、義學、義塚。不論孤寡老弱，但是要養育的，就給衣食供膳他；要講讀的，就請師傅教訓他；要殯殮的，就備棺槨埋葬他。莫說千里內外感被恩德，便是普天下那一個不讚道：「杜子春這等敗了，還掙起人家。才做得家成，又幹了多少好事，豈不是天生的豪傑！」

原來子春牢記那老者期約在心，剛到三年，便把家事一齊交付與妻子韋氏，說道：「我杜子春三入長安，若沒那老者相助，不知這副窮骨頭死在哪裡？他約我家道成立，三年之外，可到華山雲臺峰上老君祠前雙檜樹下，與他相見，卻有用著我的去處。如今已是三年時候，須索到華山去走一遭。」

韋氏答道：「你受他這等大恩，就如重生父母一般，莫說要用著你，便是要用我時，也說不得了。況你貧窮之日，留我一個在此，尚能支持；如今現有天大家私，又怕少了我吃的，又怕少了我穿的，你只管放心，自去便了。」當日整治一杯別酒，親出城西錢送子春上路。

竹葉杯中辭少婦，蓮花峰上訪真人。

子春別了韋氏，也不帶從人，獨自一個上了牲口，逕往華山路上前去。原來天下名山，無如五岳。你道那五岳？中岳嵩山、東岳泰山、北岳恆山、南岳霍山、西岳華山。這五岳都是神仙窟宅。五岳之中，惟華山最高。四面看來，都是方的，如刀斧削成一

片，故此俗人稱為「削成山」。到了華山頂上，別有一條小路，最為艱險，須要攀藤捫葛而行。約莫五□餘里，才是雲臺峰。子春擡頭一望，早見兩株檜樹，青翠如蓋，中間顯出一座血紅的山門，門上豎著扁額，乃是「太上老君之祠」六個老大的金字。此時乃七月□五，中元令節，天氣尚熱，況又許多山路，走得子春渾身是汗，連忙拭淨斂容，向前頂禮仙像。只見那老者走將出來，比前大是不同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。但見他：戴一頂玲瓏碧玉星冠，被一領鐵錦絳綃羽衣，黃絲綬腰間婉轉，紅雲履足下蹣跚。額下銀鬚灑灑，鬢邊華髮斑斑。兩袖香風飄瑞靄，一雙光眼露朝星。

那老者遙問道：「郎君果能不負前約，遠來相訪乎！」子春上前納頭拜了兩拜，躬身答道：「我這身子，都是老翁再生的。既蒙相約，豈敢不來！但不知老翁有何用我杜子春之處？」

老者道：「若不用你，要你衝炎冒暑來此怎的！」便引著子春進入老君祠後。這所在，乃是那老者煉藥去處。子春舉目看時，只見中間一所大堂，堂中一座藥灶，玉女九人環灶而立，青龍白虎分守左右。堂下一個大甕，有七尺多高，甕口有五尺多闊，滿甕貯著清水。西壁下鋪著一張豹皮。老者教子春靠壁向東盤膝坐下，卻去提著一壺酒，一盤食來。你道盤中是甚東西？乃是三個白石子。子春暗暗想道：「這硬石子怎生好吃？」原來煮熟的，就如芋頭一般，味尤甘美。子春走了許多山路，正在飢渴之際，便把酒食都吃盡了。其時紅日沉西，天色傍晚。那老者吩咐道：「郎君不遠千里，冒暑而來，所約用你去處，單在於此。須要安神定氣，坐到天明。但有所見，皆非實境，任他怎生樣凶險，怎生樣苦毒，都只忍著，不可開言。」吩咐已畢，自向藥灶前去，卻又回頭叮囑道：「郎君切不可忘了我的吩咐，便是一聲也則不得的。牢記，牢記！」

子春應允。剛把身子坐定，鼻息調得幾口，早看見一個將軍，長有一丈五六，頭戴鳳翅金盔，身穿黃金鎧甲，帶領著四五百人馬，鳴鑼擊鼓，吶喊搖旗，擁上堂來，喝問：「西壁下坐的是誰？怎麼不回避我？快通名姓。」子春全不答應，激得將軍大怒，喝教人攢箭射來，也有用刀夾背斫的，也有用槍當心戳的，好不利害！子春謹記老者吩咐，只是忍著，並不作聲。那將軍沒奈何他，引著兵馬也自去了。金甲將軍才去，又見一條大蟒蛇，長可□餘丈，將尾纏住子春，以口相向，焰焰的吐出兩個舌尖，抵入鼻子孔中。又見一群狼虎，從頭上撲下，咆哮之聲，振動山谷。那獠牙就如刀鋸一般鋒利，遍體咬傷，流血滿地。又見許多凶神惡鬼，都是銅頭鐵角，猙獰可畏，跳躍而前。子春任他百般簸弄，也只是忍著。猛地裡又起一陣怪風，刮得天昏地黑，大雨如注，堂下水湧起來，直浸到胸前。轟天的霹靂，當頭打下，電火四擊，鬚髮都燒。

子春一心記著老者吩咐，只不做聲。漸漸的雷收雨息，水也退去。

子春暗暗喜道：「如今天色已霽，想再沒有甚麼驚嚇我了。」豈知前次那金甲大將軍，依舊帶領人馬，擁上堂來，指著子春喝道：「你這雲臺山妖民，到底不肯通名姓，難道我就奈何不得你？」便令軍士，疾去揚州，擒他妻子韋氏到來。說聲未畢，韋氏已到，按在地上，先打三百殺威棒，打得個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韋氏哀叫道：「賤妾雖無容德，奉事君子有年，豈無伉儷之情。乞賜一言，救我性命。」子春暗想老者吩咐，說是「隨他所見，皆非實境」，安知不是假的？況我受老者大恩，便真是妻子，如何顧得。並不開言，激得將軍大怒，遂將韋氏千刀萬剮。韋氏一頭哭，一頭罵，只說：「枉做了半世夫妻，忍心至此！我在九泉之下，誓必報冤。」子春只做不聽得一般。將軍怒道：「這賊妖術已成，留他何用？便可一並殺了。」只見一個軍士，手提大刀，走上前來，向子春頸上一揮，早已身首分為兩處。你看杜子春，剛才掙得成家，卻又死於非命，豈不痛惜可憐！

游魂渺渺歸何處？遺業忙忙付甚人？

那子春頸上被斫了一刀，已知身死，早有夜叉在旁，領了他魂魄竟投□地閻君殿下，都道：「子春是個雲臺峰上妖民，合該押赴酆都地獄，遍受百般苦楚，身軀靡爛。」原來被業風一吹，依然如舊。卻又領子春魂魄，托生在宋州原任單父縣丞叫做王勸家做個女兒。從小多災多病，針灸湯藥，無時間斷。漸漸長成，容色甚美，只是說不出一句說話來，是個啞的。同鄉有個進士，叫做盧珪，因慕他美貌，要求為妻。王家推辭，啞的不好相許。盧珪道：「人家娶媳婦，只要有容有德，豈在說話？便是啞，不強似長舌的。」卻便下了財禮，迎取過門，夫妻甚是相得。早生下兒子，已經兩歲，生得眉清目秀，紅的是脣，白的是齒，真個可愛。

忽一日盧珪抱著撫弄，卻問王氏道：「你看這兒子，生得好麼？」王氏笑而不答。盧珪怒道：「我與你結髮三載，未嘗肯出一聲。這是明明鄙賤著我，還說甚恩情哪裡，總要兒子何用？」倒提著兩隻腳，向石塊上只一撲，可憐掌上明珠，撲做一團肉醬，子春卻忘記了王家啞女兒，就是他的前身，看見兒子被丈夫活活撲死了，不勝愛惜，剛叫得一個「噫」字，豈知藥灶裡迸出一道火光，連這一所大堂險些燒了。

其時天色已將明，那老者忙忙向前提著子春的頭髮，將他浸在水甕裡，良久方才火息。老者跌腳嘆道：「人有七情，乃是喜怒哀懼愛惡欲。我看你六情都盡，惟有愛情未除。若再忍得一刻，我的丹藥已成，和你都升仙了。今我丹藥還好修煉，只是你的凡胎，卻幾時脫得？可惜老大世界，要尋一個仙才，難得如此！」子春懊悔無地，走到堂上，看那藥灶時，只見中間貫著手臂大一根鐵柱，不知仙藥都飛在哪裡去了。老者脫了衣服，跳入灶中，把刀在鐵柱上刮得些藥末下來，教子春吃了，遂打發下山。子春伏地謝罪，說道：「我杜子春不才，有負老師囑付。如今情願跟著老師出家，只望哀憐弟子，收留在山上罷。」老者搖手道：「我這所在，如何留得你？可速回去，不必多言。」子春道：「既然老師不允，容弟子改過自新，三年之後，再來效用。」老者道：「你若修得心盡時，就在家裡也好成道；若修心不盡，便來隨我，亦有何益。勉之，勉之！」

子春領命，拜別下山。不則一日，已至揚州。韋氏接著問道：「那老者要你去，有何用處？」子春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是我才，負了這老翁一片美情。」韋氏問其緣故，子春道：「他是個得道之人，教我看守丹灶，囑付不許開言。豈知我一時見識不定，失口叫了一個『噫』字，把他數□年辛勤修命的丹藥，都弄走了。他道我再忍得一刻，他的丹藥成就，連我也做了神仙。這不是壞了他的事，連我的事也壞了？以此歸來，重加修省。」韋氏道：「你為甚卻道這『噫』字？」子春將所見之事，細細說出，夫妻不勝嗟嘆。

自此之後，子春把天大家私丟在腦後，日夕焚香打坐，滌慮凝神，一心思神仙人路上。但遇孤嫗貧苦之人，便動千動百的捨與他，雖不比當初敗廢，卻也漸漸的□不存一。倏忽之間，又是三年，一日對韋氏說道：「如今待要再往雲臺求見那老者，超脫塵凡。所餘家私，盡著勾你用度，譬如我已死，不必更想他了。」那韋氏也是有根器的，聽見子春要去，絕無半點留念，只說道：「那老者為何肯捨這許多銀子送你，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，故來點化，怎麼還不省得？」明早要與子春餞行，豈知子春這晚題下一詩，留別韋氏，已潛自往雲臺去了。詩云：

驟興驟敗人皆笑，旋死旋生我自驚。

從今撒手離塵網，長嘯一聲歸白雲。

你道子春為何不與韋氏面別，只因三年齋戒，一片誠心，要從揚州步行到彼，恐怕韋氏差撥伴當跟隨，整備車馬送他，故此悄悄地出了門去。兩隻腳上都走起繭子來，方才到得華州地面。上了華山，逕奔老君祠下，但見兩株檜樹，比前越加蔥翠。堂中絕無人影，連那藥灶也沒些蹤跡。子春嘆道：「一定我杜子春不該做神仙，師父不來點化我了。雖然如此，我發了這等一個願心，難道不見師父就去了不成？今日死也死在這裡，斷然不回去了。」便住在祠內，草衣木食，整整過了三年。守那老者不見，只得跪在仙像前叩頭，祈告云：

竊惟弟子杜子春，下土愚民，塵凡濁骨。奔逐貨利之場，迷戀聲色之內。蒙本師慨發慈悲，指皈大道，奈弟子未斷愛情，難成正果。遣歸修省，三載如初。再叩丹臺，一誠不二。洗心滌慮，六根清淨無為；養性修真，萬緣去除都盡。伏願道緣早啟，仙馭速臨。拔凡骨於塵埃，開迷蹤於覺路。云云。

子春正在神前禱祝，忽然祠後走出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郎君，你好至誠也！」子春聽見有人說話，擡起頭來看時，卻正是那老者。又驚又喜，向前叩頭道：「師父，想殺我也！弟子到此盼望三年，怎的再不能一面？」老者笑道：「我與你朝夕不離，怎說三

年不見？」子春道：「師父既在此間，弟子緣何從不見？」老者道：「你且看座上神像，比我如何？」子春連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定睛細看，果然與老者全無分別。乃知向來所遇，即是太上老君，便伏地請罪，謝道：「弟子肉眼怎生認得？只望我師哀憐弟子，早傳大道。」

老君笑道：「我因怕汝處世日久，塵根不斷，故假攝七種情緣，歷歷試汝。今汝心下已皆清淨，又何言哉！我想漢時淮西王劉安，專好神仙，直感得八公下界，與他修合丹藥。煉成之日，合宅同升，連那雞兒狗兒，餒了鼎中藥末，也得相隨而去，至今雞鳴天上，犬吠雲間。既是你已做神仙，豈有妻子偏不得道？我有神丹三丸，特相授汝，可留其一，持歸與韋氏服之。教他免墮紅塵，早登紫府。」子春再拜，受了神丹，卻又稟道：「我弟子貧窮時節，投奔長安親眷，都道我是敗子，並無一個慈悲我的。如今弟子要同妻韋氏，再往長安，將城南祖居捨為太上仙祠，祠中鑄造丈六金身，供奉香火。待眾親眷聚集，曉諭一番，也好打破他們這重魔障。不知我師可容許我弟子否？」老君讚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汝既有此心，待金像鑄成之日，吾當顯示神通，挈汝升天，未為晚也。」正是：

□年一覺揚州夢，贏得人間敗子名。

話分兩頭，卻說韋氏自子春去後，卻也一心修道，屏去繁華，將所遺家私盡行布施，只在一個女道士觀中，投齋度日。滿揚州人見他夫妻雲遊的雲遊，乞丐的乞丐，做出這般行徑，都莫知其故。忽一日子春回來，遇著韋氏。兩個俱是得道之人，自然不言而喻。便把老君所授神丹，付與韋氏服了，只做抄化模樣，逕赴長安去投見那眾親眷，呈上一個疏簿，說把城南祖居，捨作太上老君神廟，特募黃金□萬兩，鑄造丈六金身，供奉殿上。要勸那眾親眷，共結善緣。

其時親眷都笑道：「他兩次得了橫財，盡皆廢敗，這不必說了。後次又得一大注，做了人家，如何三年之後，白白的送與人去？只他丈夫也罷了，怎麼韋氏平時既不諫阻，又把分撥與用度的，亦皆散捨？豈不夫妻兩個都是薄福之人，消受不起，致有今日。眼見得這座祖宅，還值萬數銀子，怎麼又要捨作道院，別來募化黃金，興鑄仙像。這等痴人，便是募得些些，左右也被人騙去。我們禮他則甚！」盡都閉了大門，推辭不管閑事。子春夫妻含笑而歸。那親眷們都量定杜子春夫妻，斷然鑄不起金像的，故此不肯上疏。豈知半月之後，子春卻又上門遞進一個請貼兒，寫著道：子春不自量力，謹捨黃金六千斤，鑄造老君仙像。仰仗眾緣，法相完成。擬於明日奉像升座。特備小齋，啟請大德，同觀勝事，幸勿他辭！

那親眷們看見，無不驚訝，嘆道：「怎麼就出得這許多金子？又怎麼鑄造得這等神速？」連忙差人前去打聽，只見眾親眷門上和滿都城士庶人家，都是同日有一個杜子春親送請貼，也不知杜子春有多少身子。都道這事有些蹊蹺。到次日，沒一個不來。到得城南，只見人山人海，填街塞巷，合城男婦，都來隨喜。早望見門樓已都改造過了，造得□分雄壯，上頭寫著栲栳大金字；是「太上行宮」四個字。進了門樓，只見殿宇廊廡，一剗的金碧輝煌，耀睛奪目，儼如天宮一般。再到殿上看時，真個黃金鑄就的丈六天身，莊嚴無比。眾親眷看了，無不搖首咋舌道：「真個他弄起恁樣大事業！但不知這些金子是何處來的？」又見神座前，擺下一大盤蔬菜，一卮子酒，暗暗想道：「這定是他辦的齋了，縱便精潔，無過有一兩器，不消一個人便一口吃完了。怎麼下個請帖，要遍齋許多人眾？」你道好不古怪，只見子春夫婦，但遇著一個到金像前瞻禮的，便捧過齋來請他吃些，沒個不吃，沒個不讚道甘美。

那親眷們正在驚嘆之際，忽見金像頂上，透出一道神光，化做三朵白雲。中間的坐了老君，左邊坐了杜子春，右邊坐了韋氏，從殿上出來，升到空裡，約莫離地□餘丈高。只見子春舉手與眾人作別，說道：「橫眼凡民，只知愛惜錢財，焉知大道。但恐三災橫至，四大崩摧，積下家私，拋於何處？可不省哉！可不惜哉！」曉諭方畢，只聽得一片笙簫仙樂，響振虛空，旌節導前，幡蓋擁後，冉冉升天而去。滿城士庶，無不望空合掌頂禮。有詩為證：

千金散盡貧何惜，一念皈依死不移。

慷慨丈夫終得道，白雲朵朵上天梯。